擇繙聊齋志異

ᠰᠣᠩᡤᠣᡶᡳ ᡠ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ᡳ ᡳ ᠪᡳᡨᡥᡝ

聶政

柳生

章阿端　祿數

封三娘　綠衣女

金生色　二商

第二十四卷

擇繙聊齋志異目錄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00097滿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昌熙臣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

娶同村木姓女

生一子方周歲

金忽病

自分必死

謂妻曰

我死

子必嫁

勿守也

妻聞之

甘辭厚誓

期以死守

金搖手呼母曰

我死　勞看阿保　勿令守也

母哭應之　既而金果死　木媼来弔

哭已　謂金母曰　天降凶憂

婿遽遭夭折　女太幼弱　將何

為計　母悲悼中　聞媼言　不勝憤

激　盛氣對曰　必以守　媼慚而罷

夜伴女寢　私謂曰　人

不能待 乃必以守 媼怒而去

亡人有遺囑 本不敎婦守也 今既急

頗聞餘語 益恚 明日 謂媼曰

不宜以面目好相向 金母過

此襁褓物 寧非癡乎 倘必令守

小兒女不早作人家 耽耽守

盡夫也 以兒好手足 何患無良匹

然新艷 毋知之 心弗善也 以其將

居家猶素妝 一歸寧 則靳

以售 縗絰之中 不忘塗澤

本年墓向不利 婦思自術

所適 而詢諸術家

異之 使人言於木 約殯後 聽婦

夜夢子來 涕泣相勸 心

一夕兩情方洽　聞棺木震響聲

婦室夜惟一小婢　婦腹心也

旬日　醜聲四塞　所不知者惟母耳

以達婦所　因與會合　往來積有

求通殷勤於婦　夜分由嫗家踰垣

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　見而好之　以金啗鄰嫗

為他人婦　亦隱忍之　於是婦益肆

不荅　出門追視　寂不聞聲　竟迷

見婦赤體走去　方將啟關問之

婦大嗥　母驚起

無何金捽婦髮亦出　少頃董裸奔出

二人駭詫聲

帶劍入寢室去　俄聞

如爆竹　婢在外榻　見亾者自帳後出

視院中一室 雙扉虛掩 因而

無寸縷 苦寒甚戰 將假衣於嫗

移時 聞人聲漸息 始起身

董竊過鄰家 團伏墻隅

具言其異 相與駭怪而已

見男子優 呼婢 婢始戰惕而出

所往 入婦室 燈火猶亮

疑而審聽　音態絕穢　大怒

歸　既返　聞室內有聲

囑妻掩戶　以待其

婦竟不疑　狎褻備至　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

潛就私之　婦醒　問汝來乎　應曰諾

知為鄰子婦　頓生淫心　乘其寢

暫入　暗摸榻上　觸女子足

操戈入室 董懼 竄於牀下 子

就戮之 又欲殺妻 妻泣而告以悞

乃釋之 但不能解牀下何人 呼

母起 共火之 僅能辨認 視之

奄有氣息 詰其所來 猶自供吐

而刃傷數處 血溢不止 少頃已絕

嫗倉皇失措 謂子曰 捉奸而單戮之

子且奈何 子不得已 遂又殺妻

是夜木翁方寢 聞戶外拉雜之聲

出窺 則火熾於簷 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

翁大呼 家人畢集 幸火初燃

尚易撲滅 命人操兵弩

逐搜縱火者 見一人踰

捷如猱 竟越垣去 垣外乃翁家桃

其故　女合眸面色灰敗　口氣細於

翁媼驚怛欲絕　不解

則翁女而金婦也　駭告主人

白身臥　矢貫胸腦　細燭之

問之不應　射之而斃　啟扉往驗　則女子

蹤跡殊杳　惟墻下塊然微動

園　園中四繚周墉皆峻固　數人梯登以望

登翁門　詬數前非　翁慚沮

令自營葬　金有叔兄生光怒

乞　而金母殊不悁怒　但告以故

旣曙　以寔情白金母　長跪哀

注　氣亦遂絶　翁大懼　計無所出

足蹈項項　而後出之　女嚶然一伸　血縣

屬絲　使人拔腦矢　不可出

具陳底裏　於是前覆

喚金母　毋訖疾　遣生光代質

樞懼　悉供顛末　又

具詞控妹寃　官拘樞

飭薄責逐釋訖　而婦兄馬彪素健訟

婦所私何名　俄鄰子以執奸自首

賂令罷歸　而終不知

抑何明也　一人不殺

異史氏曰　金氏子　其神乎　諄囑醮婦

案乃結

家産蕩然　鄰嫗導淫杖之斃

坐縱淫笞使自贖

一切廉得其情　未以誨女嫁

並發　牽木翁夫婦　盡出

而諸恨並雪 可不謂神乎

鄰媼誘人婦 而返淫已婦

木媪愛女 而卒以殺女 嗚呼欲知

後日因 當前作者是 報更速於來生

矣

封三娘

范十一娘　[日鹿]城祭酒之女　少艷美

風雅尤絕　父母鍾愛之　求

聘者　輒令自擇　女恒少可

會中元日　水月寺中諸尼

作盂蘭盆會　是日游女如雲

女亦詣之　方隨喜閒　一女

妾封氏　第三　近在鄰村

十一娘亦審里居　女答言

久聞芳名　人言果不虛謬

妙非范十一娘乎　答曰然　女子曰

悅而好之　轉用盼注　女子微笑曰

審視之　二八絕代姝也

子步趨從　屢望顏色　似欲有言

遂邀過從　封曰

欲涕　十一娘亦惆然

故不得来　十一娘將歸　封凝眸

家中止一老嫗　留守門户

何無伴侶　曰　父母早世

相愛悦　依戀不捨　十一娘問

把袂懽笑　辭致温婉　遂大

娘子朱門綉户 妾素無葭莩親

慮致譏嫌 十二娘固邀之

答侯異日 十二娘乃脫

金釵一股贈之 封亦摘髻上

綠簪為報

十二娘既歸 傾想殊切

出所贈簪 非金非玉

女子攀垣來窺 覘之則封女也 忽一

設褥東籬下 倩侍兒強扶窺園

頓無聊

知者 時值重九 十一娘羸

使人於近村諮訪 並無

悵然遂病 父母訊得故

家人都不知識 甚異之 日望其來

呼曰 接我以力

侍兒從之 驀然遂下 十一娘驚喜

頓起 曳坐褥間 責其負約

且問所来 荅云

妾家去此尚遠 時来舅家作耍

前言近村者 緣舅

家耳 別後懸思頗苦 然貧

泣下如雨 因曰 妾來當須祕 封
十一娘因述病源
冀是娘子 今果如願
過 聞女子語 便一攀望
為婢僕下眼覷 是以不果來 適經牆外
登門 先懷慚怍 恐
賤者 與貴人交 足未

匿夾幙間 積五六月 公及夫

易著 見人来 則隱

訂為姊妹 衣服履舄 一 輒互

怏與傾懷 病尋愈

十一娘諾 偕歸同榻

飛短流長 所不堪受

家 造言生事者

入頗聞之 一日兩人方對奕 夫人掩入 諦視驚曰 真吾兒友也 因謂十一娘 閨中有良友 我兩人所歡 胡不早白 十一娘因達封意 夫人顧謂三娘 伴吾兒 極所忻慰 何昧之 封蕚暈滿頰

一少年丈夫　横来相干　幸而得逃

驚問之曰　適出更衣

我固謂不可留　今果遭此大辱　泣曰

自門外忽倉皇奔入

一娘苦留之　乃止　一夕

夫入去　封乃告別　十

默然拈帶而已

如此復何面目

十一娘細詰形貌

謝曰

此妹癡兒

勿須怪

會告夫人

杖責之

封堅辭

欲去

十一娘請待天曙

封曰

舅家咫尺

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

十一娘知不可留

使兩婢踰垣送

居

婢捉袂曰

封亦惻惻

訖十一娘與

老嫗来

婢喜拜問

以故至東村

暮歸

遇封女從

如失伉儷

後數月

婢

婢返

十一娘伏牀悲惋

之

行半里許

辭謝自去

三姑過我 我家姑姑盼欲死

封曰 我亦思妹 但不樂使家人知

歸啟園門 我自至

婢歸告十一娘

十一娘喜 從其言 則封已在園中

相見各道閒濶矣

綿綿不寐 視婢子眠熟 乃起

移與十一娘同枕

私語

曰

妾固知妹子未字

以才色門第

何患無貴介壻

然紈袴兒敖不足數

如欲得佳耦

請無

以貧論

十一娘然之

封曰

舊年邂逅處

携手出門

眺覽一周

十二娘便邀同車

十二娘果往

封已先在

眛爽封即去

約候蘭若

頗不參差

一如意郎君

妾少讀相人書

今復作道場

明日再煩一往

當令見

里孟安仁也

十一娘知其貧

適物色甚詳

其人即同

先歸

我即繼至

入暮果至曰

晩之

封別曰

妹子

此翰苑才也

十一娘畧

而儀容俊偉

封潛指曰

見一秀才

年可十七八

布袍不飾

父母在　不遂如何　封曰

十一娘曰　姊何草草

何曰　願得一物　持與訂盟

下士矣　十一娘曰　且爲奈

余當扶肸子　不復相天

子亦隨世情哉　此人苟長貧賤者

不以爲可　封曰　妹

娘方謀更商　封已出門去

所贈金鳳釵　矯命贈之　十一

所以故来報好耳　請郎別　當以

姻緣已動　而魔劫未消

一娘必不可　封曰　娘子

志若堅　生死何可奪也　十

此為正恐其不遂耳

伴也 生大悦 不暇細詰

喜致詰問 曰 妾封氏 范十一娘之女

燭之 識為日中所見

冥想 一更向盡 封三娘款門入

是日忽睹雙艷 歸涉

擇耦 故十八猶未聘也

時孟生貧而多才 意將

封拒曰

遽前擁抱

妾非毛遂

乃曹邱生

請

十一娘願締永好

生愕然不信

封乃以釵示生

遣承也

生喜

矢曰

勞眷注若此

僕不得十一娘

不自已

寧終鰥耳
封遂去
生詰旦
浼鄰媼詣范夫人
夫人貧之
竟不商女
立便卻去
十一娘知之
心失所望
深怨封之誤己也
而金釵難返
只須以死矢之
又數日
有某紳子求

竟許某紳家　且疑十一娘有私

公聞益怒

使人潛告夫人　非孟生　死不嫁

詰之　默默不言　但有涕淚

公忩畏之　以問十一娘　不樂　母

時某方居權要　范

婚　恐不諧　滄邑宰作伐

意於生 遂涓吉速成

禮 十一娘怒不食

日惟耽臥 至

親迎之前夕 忽起攬鏡自妝

夫人竊喜 俄侍女奔

白小姐自經

舉家驚涕 痛悔無及 三

從麗人俱死
向晚出門

慘然悲喪
恨不

萬慮俱斷矣
未幾聞玉葬香埋

業有主
忿火中燒

妄冀復挽
察知

憤恨欲絕
然遙遙探訪

日遂葬
孟生自鄰媪反命

可急喚家人發塚
我有

我所謂就者
正以其亡

卿不知十一娘亡耶
封曰

好可就矣
生泣然曰

則封三娘
向生曰
喜姻

欻有一人來近之

意將乘昏夜
一哭十一娘之墓

因告以故 始如夢醒
封指生曰 此孟安仁也
顫見三娘 問此何所
置榻上 投以藥 踰時而蘇
生自負尸 與三娘俱歸
發墓破棺 復掩其穴
異藥 能令蘇 生從之

曰

吾姊妹 骨肉不啻也

輒走避 十二娘從容

用為資度

亦將小有 封每遇生來

使別院居

因貨殉葬之飾

十二娘泣留作伴

避匿山村

封欲辭去

封懼漏洩

相將去十五里

行而效者誰也 封曰

生術 汗牛充棟

願嫁耳 十一娘笑曰 世傳卷

吐納可以長生 故不

曰 妾少得異訣

計不如效英皇 封

然終無百年聚

與生謀　使僞為遠出者

止　非其驗耶　十一娘陰

若得厄逆症　作虎形立

無非欲血氣流通耳

差為不安　凡修煉家

者　並非真訣　惟華陀五禽圖

妾所得　非人世所知　世所傳

而哀謝之　封曰

乃起告辭　十一娘告以誠意

今墮奸謀命耳

道成當升第一天

曰　妹子害我矣　倘色戒不破

既醉　生潛入污之　三娘醒

入夜　強勸以酒

寔相告 我乃狐也 緣瞻麗容 忽生愛慕 如繭自纏 遂有今日 此乃情魔之刦 非關人力 再留則魔更生 無底止矣 娘子福澤正遠 珍重自愛 言已而逝 夫妻驚嘆久之 逾年

公不深信　使人探諸其家

請間具道情事　生

疑生儇薄

公大怒

伏拜甚恭

固請之　乃見　生入　執子壻禮

投剌謁范公　公愧悔不見

生鄉會果捷　官翰林

焉

遼海軍

十一娘始歸寧

某紳以閨節發覺

父子充

有禍變

又二年

方大驚喜

陰戒勿宣懼

章阿端

衛輝戚生 少年蘊藉 有氣敢任

時大姓有巨第

白晝見鬼 死亡相繼

願以賤售 生廉其直

購居之 而地濶人稀

東院樓亭 蒿艾成林

傷　婢僕輩　又時以怪異相聒

而塊然無偶　憭慄自

勸生他徙　生不聽

得疾　數日斃　家人益懼

妻以暮至樓亭　既歸

譁以鬼　兩月餘　妾一婢　無何　生

亦姑廢置　家人夜驚　輒相

生怒 盛氣襆被

獨卧荒亭中 爇燭以覘其異

久之無他 亦竟睡去

忽有人以手探被 反復捫搎

生醒 視之 則一老大婢 攣

耳蓬頭 擁腫無度 生

知其鬼 捉臂推之 笑曰

遂起裸而捉之 女急遁

此間之第主 候卿討房稅耳

生起笑曰 小生

怒罵何處狂生 居然高臥

神情婉妙 闖然至燈下

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

斂手蹀躞而去

尊範不堪承教 婢慚

已而自白 妾張氏

強解裙襦 則亦不甚抗拒

不畏鬼耶 將禍爾死 生

漸擁諸懷 女笑曰 狂生

近臨之 對燭如仙 女旣窮

其歸路 便坐牀上

生先趨西北隅 阻

小字阿端 悮適蕩子 剛
愎不仁 橫加折辱
憤悒夭逝 瘞此二十餘年矣
此宅下 皆墳冢也 問老婢何人
曰 亦一故鬼 從妾服役
上有生人居 則鬼不安於夜室
適令驅君耳 問捫搽

猜 夜當復至 入夕 果至

著衣下牀 曰 如不見

不敢犯也 聽鄰鐘響斷

鬼益侮弄之 剛腸者

然亦太不自諒矣 要之餒怯者

年未通人道 其情可憫

何爲 笑曰 此婢三十

綢繆益懽
生曰
室人不幸殂謝
感悼不釋於懷
卿能
為我致之否
女聞之
益
戚曰
妾死二十年
誰一
致念憶者
君誠多情
妾嘗竭力
然聞投生有地矣
不知尚在冥司否

何閑散
曰 凡枉死鬼
婢往行賄
或將來也
生問卿
有監守者
妾使
以故遲留
今尚寄藥王廊下
撻婢
婢自縊死
此案未結
以前生失耳環
逾夕
告生曰
娘子將生貴人家

不自投見閻摩天子 不及知也

二鼓向盡 老婢引生妻而至

生執手大悲 妻含涕

不能言 女別去 曰兩人可話契濶 另夜請相見也

生慰問婢死事

妻曰 無妨 結矣 上牀偎抱

款若生平之歡
由此遂以為常
後五日
妻忽泣曰
明日將赴山東
乖離苦長
奈何
生聞言
揮涕流離
哀不自勝
女勸曰
妾有一策
可得暫聚
共收涕詢之
女請

曉

惟恐歡盡

過七八日

畱與連牀

暮以暨

聚

生喜

禁女勿去

妻至曰

幸賴端娘

今得十日

緩時日

生從之

至夕

持賄押生者

俾

以鏹紙十提

焚南堂杏樹下

金
心始搖
今已以他鬼代生矣
初甚難
既見多
曰
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
生焚之如數
女來喜
然試爲之
非冥資百萬不可
計於女
女曰
勢難再謀
生以期將滿
夫妻終夜哭
問

自此白日亦不復去 令生塞戶牖 燈燭不絕 如是年餘 女忽病瞀悶 懊憹恍惚 如見鬼狀 妻撫之曰 此為鬼病 生曰 端娘已鬼 又何鬼之能病 妻曰 不然 人死為鬼 鬼死為聻 鬼之畏聻

猶人之畏鬼也
生欲爲聘巫醫
曰
鬼何可以人療
鄰
媪王氏
今行術於冥間
可往召之
然去此十餘里
妾足
弱
不能行
煩君焚芻馬
生從之
馬方蘇
即見女婢牽赤驑
授綏庭下
轉瞬已杳

不妨 不妨 但是病有瘳

福澤不淺哉 此業鬼爲殃

娘子病大篤 幸遇小神

蹶而起曰 我黑山大王也

旣而端坐 首偶俛作態 仆地移時

縶馬廊柱 嫗入 切女十指

少間 與一老嫗疊騎而來

須厚我供養 金百錠 錢百貫 盛筵一設 不得少缺 妻一一噭應 嫗又仆地而蘇 向病者呵叱 乃已 既而欲去 妻送諸庭外 贈之以馬 欣然而去 入視女郎 似稍清醒 夫妻大悅 撫問之 女忽言曰

會生他出　半日而歸　聞妻

不甯　如此六七日　夫妻無所爲計

似畏撲捉　生一起　則驚叫

若有所睹　拉生同卧　以首投懷

越宿　病益沉殆　曲體戰慄

命也　因泣下

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　合目輒見冤鬼

哭聲 驚問 則端娘已斃

牀上 委蛻猶存 啟之 白骨儼然

大慟 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

一夜 妻夢中嗚咽

搖而問之 答云 適夢端娘來

言其夫爲聻鬼 怒其阨節泉下

銜恨索命去 乞我作道場

謂其聒耳　生殊不聞　道場既畢

金鐃法鼓　一如人世　妻每

生從之　日方落　僧衆畢集

命人邀僧侶　當先焚錢紙作用度

乃起去　踰刻而來曰　余已

妻止之曰　度鬼　非君所可與力也

生早起　即將如教

情弊漏洩　按責甚急　恐不能久聚矣

前押生者　今

則隔窗啟稟　一夜向生啼曰

而恒　久之漸習　生不在

煩爲轉致　居三年　家人初聞

矣　將生作城隍之女

妻又夢端娘來謝　言冤已解

漸就澌滅矣　生每獨宿亭中

言訖　不動　細審之　面龐形質

罰　然偷生罪大　偷死罪小

不可爲也　問受責乎　曰　薄有所

非數乎　生皇遽求策　曰　是

死　不樂生也　今將永訣　得

數日果疾　曰　情之所鐘　本願長

安

冀有他遇

終亦寂然

人心遂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尚可以人謀然尊閫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

遇之否 曰 遇之 襤褸若丐

周喜問之 荅曰甫有一人攜囊出

求月老繫赤繩耳

佳偶 今始得之 適在内作術

呼之再三 始出 曰 我曰爲君物色

入客舍 坐良久 柳歸内不出

不可聊賴 因詣柳將以卜姻

素與無舊　姓名亦問訊知之　周笑曰

周問曾見其女耶　曰未也　我

不然　犁牛尚有子　何害

何至下昏於市儈　柳曰

之甚也　僕郎式微　猶是世裔

緣相交好　遂謀隱密　何相戲

曰　此君岳翁　宜敬禮之　周曰

尚未知犁牛 何知其子

柳曰 我以數信之 其人兇而賤

然當生厚福之女 但強合之

必有大厄 容復禳之

周既歸 未肯以其言爲信 諸方覓之

迄無一成 一日柳忽至

曰有一客 我已代折簡矣 問爲

誰　曰　但無問　宜速作黍　周不喻
其故　如命治具　俄客至
葢傅姓營卒也　心內不合　陽浮
道與之　而柳生承應甚恭　少
間酒肴既陳　以雜惡草具進
柳起告客　公子嚮慕已久　每託
某代訪　曩昔始得晤　又

周既知 稍稍不快 已無如何

因假周命 登門持贈

何以視之漠漠 借馬騎歸

客去 柳讓周曰 千金不能買此友

柳亦俯首為之籌思 既而

主人矣 飲間 傳憂馬病 不可騎

聞不日遠征 立刻相邀 可謂倉卒

過歲　將如江西投臬司幕

詣柳問卜　柳言大吉

周笑曰　我意無他　但薄有所獵

當購佳婦　幾幸前言之不驗也

能否　柳曰　並如君願

及至江西　值大寇叛亂

三年不得歸　後稍平　選日遵路

中途為土寇所掠　同難七八人

刼其金貲　釋令去　惟周被虜

至巢　盜首詰其家世

因曰我有息女　欲奉箕帚

當即勿辭　周不荅　盜怒　立命

梟斬　周懼　思不如暫從其請　因從容而棄之

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躕者　以文弱

年荷囊人也 因述柳言

過所望 細審姓氏 乃知其父卽當

年可十八九 蓋天人也 當夕合巹 深

不可從也 引入內 妝女出見

盜曰 我方憂女子累人 此何

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 恩莫厚焉

不能從戎 恐益為丈人累耳

此吾鄉世家名士

安得

功授副將軍矣

謂僚曰

員審視曰

此非周某耶

蓋傅卒已以軍

周自分已無生理

一

有將官三員監視

已將婦公斬訖

尋次及周

忽大軍掩至

全家皆就執縛

爲之感歎

過三四日

將送之行

得之 餉以酒食 助以資斧 曰
傳命列諸俘 令其自認
離散 求借洪威 更賜瓦全
德戴二天 但室人
歸 不意遂陷盜窟 幸蒙拯救
詭曰 適江皋 娶婦而
爲賊 解其縛 問所從來 周

所許　冀他日能收親骨耳

曰久矣　所以偷旦暮者　以少時曾爲相者

癡父不聽忠告　母氏死之　知有今

途中女告周曰

君北旋　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

聞　不遑修禮　請以馬二匹　金五十兩助

曩受脫驂之惠　旦夕不忘　但搶攘

某所窖藏巨金 可以發 贖
父骨 餘者攜歸 尚足謀生
囑騎者候於路 兩人至舊處
盧舍已燼 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
果得金 盡裝入槖
乃返 以百金賂騎者 使瘗翁尸
又引拜母冢 始行 至直隸界

逾於男子　擇醇篤者　授以貲本

及訪柳　則不知所適矣　女持家

奴在焉　周以出死得生　不復追問

大懼　閧然盡逃　有一嫗　一婢　一老

粟帛器具　蕩無所存　及聞主人歸

家人謂其已死　恣意侵冒

厚賜騎者而去　周久不歸

異史氏曰　月老可以賄囑
親骨　厚葬之
百　家數十巨萬矣　乃遣人移
内外無敢欺　數年　夥商盈
下一珠　輒指其訛
下　女垂簾聽之　盤中悞
而均其息　每諸商會於簷

失之

況以相天下士哉

此鄙人論耳 婦人女子猶

乃盜也 有是女耶 掊摟無松栢

不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爲王所睹遣與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涕不伏強舁而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遥訣無何妻至

姑且宥恕 寄語無道主

豈容強佔 念汝輩非所自由

厲聲曰 我聶政也 良家子

夫出 手握白刃 氣甚威猛

知其王生 執之 將加搒掠 忽墓中一丈

惻動心懷 不覺失聲 從人

望見夫 大哭投地 王

膺於軹深井里也　其銳身而報知己

異史氏曰　余讀刺客傳　而獨服

心始安　王自此淫威亦少殺云

復臨　過十餘日　竟無消息

而沒　夫妻叩墓歸　猶懼王命

衆大駭　棄車而走　丈夫亦入墓中

若不改行　不日將決其首

矣聞之野史　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

何可能還也　此千古之所恨　而聶政之所嗤者

滅亡　輕借樊將軍之頭

以謀無道秦　遂使絕裾而去　自取

不累骨肉　有曹之智　至於荊軻　力不足

有鱄之勇　皮面自刑

有豫之義　白晝而殺卿相

噫聶賢於此益信
爲人之賢不肖何如
懲荒淫者
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死猶喪義
則生不成名果爾

二

莒人商姓者　兄富而弟貧　鄰垣而

居　康熙間　歲大凶　弟朝夕

不自給　一日日向午　尚未舉

火　枵腹蹀躞　無以為計　妻

令往告兄　商曰無益　脫兄憐我貧

也　當早有以處此矣　妻固強之

里中三四惡少　窺大商饒足

暫以殘盎敗榻　少易糠粃而生

夫妻無言

各食　誰復能相顧也

伯母告我曰　兄弟析居　有飯

子曰　伯躊躕目視伯毋

返

商曰　何如哉　妻詳問阿子云何

商使其子往　少頃　空手而

夜踰垣入　夫妻驚寤　鳴盆器而號　鄰人共嫉之　無援者　不得已疾呼二商　商聞嫂鳴　欲趨救　妻止之　大聲對嫂曰　兄弟析居　有禍各受　誰復能相顧也　俄盜破扉　執大商及婦炮烙之　呼聲綦慘

大商雖被創　而金帛無所亡失　謂妻曰

扶榻上　招集婢僕　乃歸

去　視兄嫂　兩股焦灼

畏懼　又恐驚致他援　盜乃

大聲疾呼　二商父子故武勇　人所

死而不救者　率子越墻

二商曰　彼固無情　焉有坐視兄

今所遺留 悉出弟賜 宜分

給之 妻曰 汝有好兄弟 不受此苦矣

商乃不言 二商家絕食

謂兄必有以報 久之寂不聞

婦不能待 使子捉囊往 從貸斗粟而

返 婦怒其少 欲反之 二商

止之 踰兩月 貧餒愈不可支 二商

不如反其劵而周之　妻曰　不然

曰弟即不仁　我手足也　彼去　則我獨立

操劵詣大商　大商告之婦　且

金　亦可存活　妻以爲然　遣子

縱或不然　得餘

兄恐我他去　或不受劵而恤焉未可知

曰　今無術可以謀生　不如鬻宅於兄

徙居鄰村　鄉中不逞之徒　聞二商去
押署券尾　付直而去　二商於是
吾宅　計定　令二商
不如受其券從所適　亦可以廣
我高葺墻垣　亦足自固
世間無兄弟者　便都死卻耶
彼言去　挾我也　果爾則適墮其謀

頃遂死 二商忽訢邑宰 盜首

開目見弟 但以手抓席而已 少

始聞 乃奔視 則兄已昏憒不能語

盜所取 頃刻都盡 次日二商

盜臨去 開廪呼村中貧者

梏毒慘至 所有金貲 悉以贖命

又攻之 復執大商 搒楚並兼

蒸餅數枚　自送之　過數日　又避妻子　因市

曰　渠父母不義　其子何罪

則涕不止　二商婦頗不加青眼　二商

赧叔所　數日不歸　送之歸

大商遺幼子纔五歲　家既貧　往往自

皆里中貧民　州守亦莫如何

逃竄　莫可緝獲　盜粟者百餘人

陰負斗粟與嫂使養兒 如此
以爲常 又數年 大商賣其舊宅
嫂得直足自給 二商乃不復至
後歲大飢 道殣相望 二
商食指益繁 不能他顧 姪年
十五 荏弱不能操業 使攜籃從
兄貨胡餅 一夜夢兄至

旣醒異之 以重直啗第主 始得就

從 舌婦 余甚憾之 勿顧也

窖金 發之可以小阜 使醜兒相

宜儆而居之 屋後蓬彯下 藏有

增我汗羞 所賣故宅今尚空閑

遂失手足之義 弟不念前嫌

顏色慘戚曰 余惑於婦言

果發得五百金　從此棄賤業

兄弟設肆廛間　姪頗慧

記筭無訛　又誠慤　凡出入

一錙銖必告　二商益愛之　一日泣為母請粟

商妻欲勿與　二商念

其孝　按月廩給之　數年家益富

大商婦病死　二商亦老　乃析姪家

賢

割半與之

異史氏曰

聞大商一介不輕取予

亦狷潔自好者也

然婦言是聽

憒憒不置一詞

恝情骨肉

卒以吝死

嗚呼亦何怪哉

二商以貧始

以素封終

為人何所長

但不

甚遵閫教

嗚呼一行不同

而人品遂異

綠衣女

于生名璟　字小宋　益都人

讀書醴泉寺　方夜披讀

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　于相公勤讀哉

于驚起視之　綠衣長裙

婉妙無比　于知非人

固詰里居　女曰　君視妾

當非能咋噬者何勞
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
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
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
談吐間妙解音律于
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
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

曲
恐消君魂耳
于固
請之
曰 妾非吝惜
恐他人所聞
君必欲之
請便獻醜
但只微聲示意可耳
遂以蓮鉤輕點
倚牀而歌云
樹上烏臼鳥
賺奴中夜散
不怨繡鞋濕
祇恐郎無伴

妾之謂矣　既而就寢　惕然不喜曰

誘云　偷生鬼子常畏人

生曰　卿何疑懼之深　笑曰

窗外有人　遶屋周視　乃入

搖心　歌已　啟門窺曰　防

而靜聽之　宛轉滑烈　動耳

聲細如絲　裁可辨認

心怯　乞送我出門　于果起

將啟關　徘徊復返曰　不知何故　只是

相綢繆　更漏既歇　披衣下榻　方

常也　何遽云此　女稍懌　復

于慰之曰　心動眼瞤　蓋是

妾心動　心動妾祿盡矣

生平之分　殆止此乎　于急問之　女曰

如弾 捕捉一物 哀鳴聲嘶 于

聲在檐間 擧首細視 則一蛛大

于奔往 四顧無跡

方欲歸 忽聞女號救甚急

轉過房廊 寂不復見

踰垣去 君方歸 于曰諾 視女

送諸門外 文曰 君竚望我 我

破網挑下　去其縛纏

則一綠蜂　奄然將斃矣　捉歸

室中　置案頭　停蘇移時　始能行步

徐登硯池　自以身投墨汁

出伏几上　走作謝字　頻展雙翼

已乃穿窗而去　自此遂絶

祿數

某顯者　多為不道　夫人每以果報勸

諫之　殊不聽信　適有方士

能知人祿數　詣之　方士熟視曰

君再食米二十石　麵二十石　天祿乃

終、　歸語夫人　計一人終年

僅食麵二石　尚有二十餘年天祿

週歲死矣

而旋飢　一晝夜十餘餐　未及

逾年　忽病除中　食甚多

豈不善所能絕耶　横如故

五費居士題

陸續付梓以行
懸金〻能滂抵酒貲樽節
是役暫停中心耀〻不已恨無
告成工料價昂難繼權將
擇繙聊齋志異灾梨半部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